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二十三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第二十三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與將軍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納為允謇諤之節宣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

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舊為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犢亭侯淑為孝元皇考嗣侯萇為孝仁皇妃董姬為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癸巳録定策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為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為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為南陽太守設禁令明

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夷竈豪强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温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民物和于下愚謂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于刑暢於是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已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廏馬羸敝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盖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汚泥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門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云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

力以奬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想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諂于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為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為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為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于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

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為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臣前所謀之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内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瑜奏具

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黄門朱㝢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同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為黄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勲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名公卿百官易拜司隷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

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黄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黄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凡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聲逾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

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等與武陳兵于闕下武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埶久士皆畏之于是為武兵數十人者各離部歸于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雲臺于是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汞闕為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

久屈宜以禮致之于是為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議郎起署為尚書稍遷九卿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為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為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

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卒不離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来送寵曰吾何德及公邪甚勤苦父老為選一大錢受之故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八人為列侯討陳竇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畧

吏民自此以後無歲不犯塞陳賔之誅海内冤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釋其罪乃言于帝就拜姜肱為犍為太守韋著為東海相詔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為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為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為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董貴人幸南宫嘉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為孝仁皇后后居永宫如匽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凡子重為

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虵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所致也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絶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敵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為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為母

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鑫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為法下以襄王為戒無令皇后憂愁于北宫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以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虵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為休徵逆來為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内嘿嘿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

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拔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為廣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為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為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為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幷清淨吏民歌之徵

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讓不受願徙
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惟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為
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常侍曹節
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
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彊禦不敢奪也後
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
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
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徒或死唯奐

杜門不出授徒著書而已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寔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抜忠賢而疾邪佞陳寔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寔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黨人而為不軌不

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于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㝢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頴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羣心存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

人知其如此故作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得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垂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垂則道存滅身不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世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絶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已以為身謀此利名教也情存於名教

者少故道深于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于當年葢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體統而觀斯利名教者亦有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已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吴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為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為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何敢彰罪于君使禍及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

奉亡君于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何恨三君八儁之死郭泰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為縣小吏喟然歎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于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臯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儁有高才諷書日萬言

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盖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始于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化隆教之道也于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諸幽滯泰始來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歎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茍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于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幸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卓以已言告之卓曰此

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蹲容獨危坐泰奇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鷄作食泰謂其為已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自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賔旅而

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成盛德嘗止陳國大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書義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泰嘗不佳夜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敬意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顔色殊悦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

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為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奈何理宜適而不往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

雖其不言吾為原之矣初汝南袁閎威名蓋世泰見之不宿而退汝南黄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黄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荅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徃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内初泰甞止陳留學宫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于路側謂之曰昔顔涿聚梁

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蘧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烝棃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于泰泰謂濟陰黄元艾曰卿高才絶人足為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于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

笑曰但恐才力不及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勅敢自樹立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子便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為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于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

欲棄鄉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丈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於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賔而受惡人之唁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

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凶險之行為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為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柰何使我逆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

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于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瑰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濟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為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于是

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歷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

宿止冬讓温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謗曰
欲作郭林宗邪仇香字季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
黨無知者年四十名為縣吏以科選為蒲亭長勸耕桑
合嫁娶農事畢令子弟羣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
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期月
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有違
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于當時中欲不負于黄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華髪矣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歳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留為具食囑曰歸勿復言吾方為教之既而之田里于衆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以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

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齋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于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為孝子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務致禮是時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皇故不為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

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黄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穎川荀季和見而歎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閒不見黄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母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来耶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于面對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于憲以為凖的于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頴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厮役時縣吏鄧邵每出候賔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觧録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輙求正于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曹中常侍侯覧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

君勿言寔乃封教入見曰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損明德退而署文學掾于是鄉里咸以寔為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故人送于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己陳君之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黄瓊府除聞喜太丘長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湛字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羣名重魏晉文帝嘗問羣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是歳爵號乳母趙

娩為平氏君

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羣起

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隐之從孫也以選入掖庭立為皇后父豐為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羣臣

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羣臣俱朝焉黄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為太后言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别于是曹節王甫共疾之誣萌以親附竇氏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

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聽聞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傾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也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為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于父雄曰南郡掾吏其才略可知今當舉孝廉為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奇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為孝廉至京師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

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愧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衰絰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粃政世為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為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羣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

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效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時兩蛇鬭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殷湯以此自戒即濟於亢旱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割

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上深納之五月己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
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
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
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喪成服將葬節甫以竇氏
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桓帝公卿不敢諫河南
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

善以亡其國中常侍瞥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釁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内賢愚莫不痛心武已没矣無可柰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承宗廟母養蒸庶繫於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者為人之子陛下仰繼先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没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

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后不謹私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先太后不以罪没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

具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并尸魂靈

染汚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
欲以蚩球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
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
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
逆后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
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爲癭
陶王悝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桓帝
不豫詔復悝爲勃海王甫以爲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

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殷悝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悝遂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秋七月光祿勲楊賜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為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為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

策免

後漢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二十四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第二十四

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為中準使中官為之令列為内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

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沒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進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以示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為貴人陳夫人為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以病罷光祿劉寬為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

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
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乆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
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
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之恩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
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憫其無辜於是中黨人之例父
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以病
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時兄弟逢及隗並喜
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

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為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之不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文王日昃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

聞拜爵過多毎被尚書所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間累遷髙位守道之徒歴載不轉勞逸無别善惡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娱極般游之樂政事日隳大化陵遲忘乾乾之不息忽屢省之欽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髙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卻行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絶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貫

魚之次以慰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書皂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鮮卑寇邉烏丸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怨苦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并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為不便

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玁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伐四夷所由来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別内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内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蹙國之譏豈與蟲螘之虜校往来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可殫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徼倖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肓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没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肓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歴皆有名迹八

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丸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為太尉太僕陳耽為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巳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為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

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禄勲袁滂為司徒辛未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雞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徳陽門内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黄門桓賢收之遂亾失不見蔡邕以為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令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不變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宫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被服不

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來豔為司空六月丁丑温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禄大夫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歎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

得神以亾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今嘉德殿所見黒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句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

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内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盤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最為切至虹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宫無他嬖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

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逾於園陵續為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為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大人者宜深以趙霍為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僖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屈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宰

相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朝廷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庶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玹程璜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來艷久病罷太常陳球為太

尉射聲校尉袁逢為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宫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咒詛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黄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臯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禄勲喬玄為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亾太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為

司徒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喬𤣥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太常張濟為司空橋𤣥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為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𤣥開倉以廩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𤣥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𤣥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為常𤣥有才名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𤣥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黄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附甫等尚書令陽球撫髀歎曰使球為司隸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為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内於是收熲

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為司隸遷永樂少府亦并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為官無忠義心敢告司隸以先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前後相擠惜我獨不見汝隨吾後死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勑都官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

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抆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謂球酷暴益甚不爲百姓所安上乃徙球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横蒙犬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令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囿藪臣誠恥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於再三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

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為單于修抵罪冬十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郃書曰公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為天下害而久令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為節所害可表徙尚書令陽球為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陽球小妻程璜女璜宮中用事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迫脅之璜惶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譖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實

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交通
並通謀議上大怒劉郃陳球陽球劉納皆下獄死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常辱球母球合年少
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起刼刺史球
以太尉掾為九江太守設方略即時摧破誅鉏豪彊郡
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顥奏郡中長吏嚴
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詔書以九江時功拜
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月太常楊賜為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代之精狼戾之獸也今在位其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匪訛言也洪範之論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彊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尅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

為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剥小民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

蟲蝗為之生夷狄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蝕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令瑀等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陛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章寢有星孛于狼弧初作林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囿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

而樂所為如此至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為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以合禮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以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其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時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

宣王圃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
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
徒楊賜久病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十一月立皇
后何氏后南陽宛人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
為皇后父真早卒異母兄進為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
尉十二月車騎將軍瞽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摧馬
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

其任罷太常袁隗為司徒六月追爵諡皇后父何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懐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為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于後宫與人為列肆販賣使相偷盜争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以為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曰四

壯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
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
大亂賢愚倒置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
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為䘏害者夏旱五月庚
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於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為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梁梁弟寳自稱天醫善治療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閒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陰人唐周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黃巾故天下號

曰黄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寛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絶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為中陵侯陶字子竒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還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為權臣所惡徙為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為諫議大夫諸中官譏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黄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

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周同儔而與三仁同輩令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必悔於冤臣然臣將復何待乎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也於是考諸與角通謀連及宮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内憂黄巾問掖庭令吕强何以静寇對曰誅左右姦猾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五人朝廷號為忠清誠可

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强字漢盛河南成臯人忠貞奉公不與倿幸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强諫曰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令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為使姦吏用巧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謟姑息自此而進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為使侍從之臣得自嫉黷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

御而已各受試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溺職廢官荒穢不治令但任尚書或有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怏怏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忠惲共搆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

弟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恱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聞上名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書忠國史無為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各持節征黄巾護軍將軍傅燮上書言討賊形勢因諫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昇朝先誅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釁皆發蕭牆而禍延四

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遏其釁由内作耳陛下仁徳寛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説共長虚偽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賜死於杜郵而盡節效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臣之為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

思進姦凶不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為太尉司空張濟久病免大司農張温為司空初賣官自關内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黄巾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黄巾波才於潁川大破之斬首數萬

級詔嵩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雋西鄉侯於是傳燮功
多應封為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之然不得封左中郎
將盧植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
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黃巾角等保廣宗植圍壍修梯垂
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
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
以待天誅上怒植遂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

放父子兄弟昏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寃百姓百姓之寃無可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為賊今悉斬十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家財助軍糧子弟為前鋒上曰此直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否天子使御史考諸為角道者御史奏均學黄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黄巾卜已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征張

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朱儁攻黄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歷年載乃能尅敵儁討頴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從之詔切責儁儁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儁上虞侯賊復以韓忠為帥衆號十萬據宛拒儁儁兵力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耀兵於西南儁身自披

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
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
民無定主故有賞以勸來者今海内一統惟黄巾造寇
降之無可勸善罰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
進戰鈍則降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
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
内營逼急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
猶不可當況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

自出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並兵入城忠果自出儁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儁為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黄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説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

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户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以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

峙之勢利劒揣其喉乃歎息而悔何以見亰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徼兾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則攻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而影從雖童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

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推亾漢於已隆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黄巾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予欲逆求之是虛造不𢀸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

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為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黄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遂反

後漢紀卷二十四

後漢紀卷二十五

晉　袁宏　撰

孝靈皇帝紀第二十五

中平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寛薨贈車騎將軍諡曰昭烈侯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羣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恥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

勉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乆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罵詈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産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寛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羮一盂寛手未得持放羮衣上婢急收羮寛言徐徐羮爛汝手其寛裕如此内外稱為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

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為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為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寇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成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天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

田畝十錢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已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用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為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邊章韓遂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

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為侯伯髙祖平海内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左衽之虜得此地為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

憂之是極獘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燮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缺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遂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章遂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

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内弼亮之勤亦著於外雖受茅土未荅厥勲哲人既歿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閒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第稍遷越騎校尉光禄大夫靈帝初與劉寛張濟侍講於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𡙡熾盛稍益滋

蔓令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敕刺史二千石采别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空楊賜敦德允元忠愛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無言不𠐊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黄瓊侍講先帝並宜
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寛司徒張濟
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
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寛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
封寛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寛為遂鄉侯濟子根
為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禄勲許
相為司空十一月張温董卓擊章遂破之遂走金城是
歲於後園造黄金堂以為私藏閉司農金錢繒帛積之

於中又遣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為私藏復寄小黄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制宫室上甞登永安樂侯臺黄門常侍惡其登高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温為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

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為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禄勲丁宫為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為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為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

令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齋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燮然憚其髙明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為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張温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

讚純忽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畧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暨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為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代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者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

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為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寛容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為使君取也鄙不從

臨陣前鋒果敗郚為别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爕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爕棄郡歸鄉里爕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令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爕歎曰汝知吾必死邪盖聞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為賢令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行何之乎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燮按劒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馬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為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

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初黄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故親任之使為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宫為司徒光禄勲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為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寖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

至融字元長潁川人博學不為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歷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成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禄大夫因稱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

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致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能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豈有成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内名士以為巳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

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
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
黄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内竝延英俊
雖有髙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
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兾彌秋歷冬經邁二
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曉暢殷勤至於
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髙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
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髙則有

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
刑憲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
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
猶放聲絶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
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
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
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荅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

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

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慰其負重爲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雋皆起家登宰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荅居無何而

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為然乃言於上大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胄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勲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為勲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上問勲曰天下何以反勲對

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不能對帝又謂勳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勳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以昭果毅祇足以黷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勳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壅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耶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

温舉勳為京兆尹帝方倚勳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竝勸帝從温議遂拜京兆尹小黄門高望皇子辯之愛臣也因碩屬望子於勳欲以為孝廉勳不肯或謂勳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矛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勳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勳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

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皇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為下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

固非天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令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獸猶鬬蠭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

衆且走莫有關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為殿嵩自與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為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為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酈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正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為

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遂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兗兵以稽其行

三月巳丑光禄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擊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為襄賁

侯瓚為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有蝕之丙辰帝崩於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逌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目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太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為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為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為宗廟主然何

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洩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為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主海内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寛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為太傅録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脩虚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

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

且沉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讎以

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

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與以碩書告大將軍

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

可誅中常侍郭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

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

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

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為天下除患於是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竒士陳紀荀攸何顒等與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為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敕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宫還故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

暴崩衆以為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武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旣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令不

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内嘗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内官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説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於是進以紹為司隷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幷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

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官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靈皇帝於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内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乃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黄門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黄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

諸黃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娣也讓叩頭向子婦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為竇氏意復起邪使侍者

聽之具聞進言出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也又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為禮和恱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為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珪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

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爲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令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大將軍復讎邪進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效死匡乃嗖血爲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隸校尉袁紹斬偽司隸校尉樊陵河

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劍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於河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於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

殿大赦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兵救何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為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至於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宫司空劉弘卓代為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隷校尉袁紹曰人主

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於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為天下

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巳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為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宫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

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為皇帝年九歲太后遷於永安宮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為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凌虐其君而助賛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植字子幹

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嘗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茍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為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為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敕其子斂具單衣葬

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為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豫州牧黃琬為司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為相國爵卓母為池陽君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勲荀爽為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為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為冀州侍中劉岱為兗州陳留孔胄為豫州

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初卓之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勲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為之備及卓廢帝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懼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勲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勲使人安喻之因徵勲為議郎

後漢紀卷二十五